退庵隨筆

退菴隨筆者隨所見之書而筆之隨所[illegible]而筆之隨所歷之事而筆之而於庭訓師傳尤所[illegible]以檢束身心講求實用而已初無成書義例也日月既積楮墨遂多里居多暇方取而整比之以類聚以卷分則凡可以勸善黜邪訂訛砭惑者咸具焉最有古格言之刻以唐五代前爲斷茲編則自有宋以迄今茲時代愈近其辭愈費而其旨益暢其境亦益新乙夏奉

召復出乃以稿自隨去歲過關中遽爲友人付梓攜至日下同人皆以爲有用之書非說部雜家比爰質之儀徵師

相承爲增刪數事題字卷端既抵桂林公餘復有勘補擴爲十五門二十二卷重付手民因紀其緣起如此道光十七年春退菴居士自記

卷一　躬行

卷二　交際

卷三　學殖

卷四　官常

卷五　官常

卷六　政事

卷七　政事
卷八　政事
卷九　家禮
卷十　家禮
卷十一　家誡
卷十二　攝生
卷十三　知兵
卷十四　讀經
卷十五　讀經

卷十六 讀史
卷十七 讀子
卷十八 讀子
卷十九、學文
卷二十 學詩
卷廿一 學詩
卷廿二 學字

退菴隨筆卷一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躬行

自管子以晏安與酖毒並論警人最爲深切而世多忽其言惟呂東萊博議中有管仲言晏安論一則反覆闡明其義愈耆讀之如聞清夜鐘不覺汗流浹背也其言曰昔管仲告齊威公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腸死不旋踵晏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是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

世將愈駭矣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端居之暇試思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歟皆晏安之爲也是晏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汙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也雖然君子之所欲與人無異也苟

晏安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取此者實見眾人之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寧乃憂患之大者耳君子外雖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人非無鬼責然則善擇晏安者誰若君子哉

王伯厚先生曰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

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閒而已矣按此節載困學紀聞誠爲警世之鐸蓋自古聖賢及志士無不早起早起則心體清明人事尚未牽纏讀書易於領悟一切皆事半功倍故相士之道相宅之法但觀其早起晏起而成敗可決矣

周興嗣之言曰知過必改此四字最結實必改固難知過

尤難夫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投杖而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責之而後明使曾子無夫子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知其非耳然則知過者鮮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者亦鮮矣所以貴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於聽受也

黃陶菴淳耀 我師錄云程子嘗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

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卻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之矣

朱子嘗言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常歎何修至此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又言李先生初間亦是豪邁底人後

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知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朱子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私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讀書變化氣質之法
近人有輯成語作楹帖者曰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余每喜書之近乃知讀書有實功靜坐尚是誑語也昔朱子答張元德云明道敎人靜坐只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敎之如此今若無

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宜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無可議耳語錄中又云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槁木死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賓客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卽是自撓亂非所謂敬矣

李二曲容四書反身錄云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式其儀範則道德爲人所需賴其匡定則經濟爲人所需

二者宇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者也然道德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而遠於事情經濟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也按此解儒字甚有理致其實則古人並無此訓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从人需聲段懋堂玉裁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皆古訓講學家之義已在其中矣

眞西山先生嘗言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
如風雷故聖人以爲遷善改過之象
明儒學案載南大吉知紹興府時王文成方倡道東南一
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
過大吉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大吉曰無之文成曰
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
大吉笑謝而去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
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
眞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曰

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

吾鄉何元子（楷）嘗謂易言頻復厲夫舉動不肯諦思動輒言誤誤事豈可屢見愼勿恃改過爲盛德而漫無絕私勝己之功也劉念臺（宗周）亦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此皆鞭辟入裏之論

前明蔡虛齋先生既登第不求仕惟在開元寺授徒一日爲其母畫像母久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

倘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卽赴選在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京部司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卽逝人以爲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甯告誡萬勿浪費此等事當時卽以爲佳話至今人猶樂道之李文貞所謂窮得熱鬧者足以起懦廉頑今人眼匡愈大手頭愈鬆毫無此流風餘韻矣

陳白沙獻章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

此言最可玩味卽變化氣質之謂也言語動靜便是理會

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呂新吾坤曰周子謂聖可學乎曰無欲愚謂聖人不能無欲七情中合下有欲字孔子言己欲立欲達孟子言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天欲不可無人欲不可有天欲公也人欲私也周子云聖無欲不如云聖無私此二字卽三氏所由分也

又曰孔子七十而後從心六十九歲時尚未敢言從也衆人一生只是從心從心安得好聖學戰戰兢兢只是降伏

一箇從字不曰戒愼恐懼則曰憂勤愓厲若任意可不離道聖賢性不與人殊何苦如此

黃陶菴曰趙淸獻公言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陸九部隱居山中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元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載張天祺自約上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亦須强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像司馬君實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言趙叔平平生用功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

倒虛器中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國朝張文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詩書要語如乾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遍官翰林時有觀頤錄每夕考過此諸公所行疎密不同皆攝心法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捺然人日在是非窠臼中寸陰未轉尺波已興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後有惠能之本無拂拭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

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四書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終日誦讀惓惓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灾禳禍的經懺一般絕不與己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仔細思量能無笑死愧死哉

或問四書疑義於李二曲二曲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誇精鬥靡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修試切己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身修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愼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子臣弟

友盡道於日用之際試切己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
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
於時學習試切己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乎果視聽言動
之復禮乎果忠信篤敬之交修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
求放心試反己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心果收乎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惟其言之是
踐雖欲不謂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從師
千里師悉出經書欲盡講授甫講一語其士卽稽首請退
浹月弗至問之則對曰未盡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

可謂實踐始可謂善讀書哉

李二曲又曰顏子之不違如愚正顏子之聰明絕人蓋本心既空則受教有地入道有機吾人生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顏子玩如愚二字恍若覩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然後知平日之喋喋論辨孜孜發明者特淺夫小慧道聽塗說視顏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肖之相去何啻天淵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

黃香石培芳虎坊雜識云學者當明義利之辨一部孟子皆是辨明義利至桃應問瞽瞍殺人一章則是義利之辨

盡頭處矣在皐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但有執之而已矣在舜知有法而不知有天下但有竊父而逃而已矣桃應所問似甚難人而孟子義理熟極只據當下義理斷之更無難答落第二念卽依迴周折於其間矣故自古高世之行非常之事其理不離於庸常學者於當下義理認得眞守得定更不存一毫利害之見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嘗見陸稼書先生爲縣令時上官欲令其改文書內一字先生不肯一字雖微但百姓情節不是如此自不可改觀此一事先生義利之辨可知矣其生平所造亦可見矣

一字倘不肯改况肯諂權貴徇請託以枉民情乎若當下怕參官之念起便無所不至矣

許藻園浩曰作文以讀書為主讀書以立品為主貪作文而不多讀書猶之蒔無根之花雖得一二日妍麗其萎可立俟好讀書而不務立品譬之敝篋敗簏亦嘗貯典籍其中而不能保其不淪於糞壤蕪穢矣

有文無行之人自昔輕之使人因其人而議其文恥也使人因其文而惜其人益之恥也或問於梁曜北玉繩曰文至不可磨滅似亦未可一概抹摋曜北曰不然君子之文

以不磨滅爲幸非君子則以不磨滅爲不幸使後人一番瀏覽一番譏嘲不如磨滅之乾淨矣魏叔子有言士不立品文雖貴實賤士不適用文雖切實浮君子雖愛之賞之不過如鸚鵡之能言孔翠之羽毛耳文人方自恃其文爲撐天地光日月流川峙嶽而君子乃等之於禽鳥之玩不亦大可哀耶

魏叔子禧曰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辦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辦事

否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不止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卽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矣按叔子此論固是然爲不善讀書者言之耳善讀書者變化氣質之謂何而患此哉

沈彥執北窗炙輠錄載姚進道述堯之言曰上士雖不讀書亦佳下士雖讀天下書亦不佳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亦安可不讀書

近世名公巨儒喜談禪理蓋亦如談書畫談古玩之類聊以自娛非眞能窺其奧窔也魏叔子嘗言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眞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禪非今日之急務也

浮屠書中語有可以與吾道相發明者亦不可忽記黃山谷答王秀書曰佛書言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留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旣承傾倒相與聊助聰明之萬一

按魏伯子際瑞云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積勤可

以當智謀此三語亦約而可守也

凡人於五更寤覺時或悔悟舊事或料理明日某事某事若燭照數計所謂平旦之氣也盥類之後十忘其五矣所謂旦晝之牿亡也故昔人有糊塗臉水聰明枕之諺人而能使夜氣常存則庶乎近矣謝梅莊 濟世

曰或問平旦氣何若曰夜氣清晝氣濁平旦氣介清濁之間問求放心曰過去想未來想皆放也求然後能存存然後能養養然後能先覺前知然則與二氏將毋同曰二氏靜中求吾儒闢中亦求二氏舍學問以求吾儒由學問以求二氏求後無

學問吾儒求後儘有工夫何嘗同何可同

既爲士大夫則章身各有所宜華固不必奇尤不可惟其稱而已王伯厚先生嘗曰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言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而行歸於周也

吾鄉蔡文勤公世遠曰村俗秀才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

夢夢一生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設施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凡人家子弟宜常勗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尚分畛域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又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强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

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頹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用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轢踔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己傲物又與聖賢道義之氣無涉矣按朱子語錄亦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之日尤須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

心方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自然如此不待他求也

魏伯子曰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並難受益於君子蓋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豈思人益卑者何人豈敢益我故受益學問不但卑抑心志並當謙退於詞色之間魏叔子亦嘗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吾師孟瓶菴先生超然以儒林丈人主鰲峯講席身後崇祀鄉賢著述甚富有焚香錄一卷皆躬行實踐之要外間此書尚未盛行今錄其尤切於身心者數條於左如云孔子屢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吾觀世人何嘗知惑知憂知懼連江陳一齋先生曰孟子四十不動心吾四十而始動心吾深有味乎其言　又云北魏賈思伯云衰至便驕程子云不學則老而衰語皆切至　又云閒中偶念凡詬罵古人譏切前輩太過者非得奇禍則往往無後如某某者可屈指數也　又云閒居爲不善者小人也不

爲不善亦無善之能爲看雜書說閒話引杯自樂息偃在牀其愈於爲不善者幾何　又云星命之說吾頗信之然以爲命猶田也其佳者猶之平疇沃壤耕作勤勤則益有收若蕪廢之吾未見其自出嘉禾也其劣者猶之磽确瘠土生殖薄自難爲力若墾治之吾亦未見其終爲廢地也

又云雷翠庭副憲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副憲亦恬然或問之曰在家廩給薄此輩自懶於趨承耳不足爲怪也　又云每誦薛西原語天地間福祿若不有憂勤惕厲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

去　又云有渾厚而爲人所欺者未有深刻而爲天所佑者也有孜孜自爲而成家者未有勤勤濟人而破家者也　又云眼前至親密戚尙未能安頓停妥論學輒云萬物一體豈非妄語　又云有必不可誘事亟爲經理整頓則其事自當就緒若悠悠忽忽姑聽自然將來益費手矣　又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多事之極至於身家俱困省事之極至於心地光明　又云閒嘗以省過語兒子兒子曰何事爲過余曰年來如某事之草率某事之忿嫉皆過也自今以往惟有事事縝密事事和平始得耳　又云少壯

時人之許我者皆謂之有英氣今思十數年前使酒任氣攻人之惡皆粗氣也謂之英氣可乎英氣古人尚以爲害事況粗氣耶

呂新吾嘗言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之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而已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紀文達師亦曰使人

人盡爲巢許則洪水當橫流至今並挂瓢飲犢之地亦不可得矣

古今隱者分量亦各不同如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世道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若巢許一派則雖有道亦不肯仕鄙屑皋夔伊呂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吾道之罪人也世無此等人不害其爲有道若無皋夔伊呂則此等人也沒安頓處誰成就汝作高人乎

孟子曰擇術不可不愼夫擇術而至於講學授徒亦可謂有利無患矣然又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何哉憶周櫟園

亮工書影載薛千仞之言曰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又阮吾山葵生茶餘客話載王瀣圃於酒閒云士君子無手刀殺人事然不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恒產略習句讀抗顏爲師名曰餬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計湯頭懸壺立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動手輒誤立擠於死不殊手刃言之慘然時座中有失色擲箸而去者

紀文達師曰鄞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遇冥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曰君壽未盡而祿盡矣不久來此生言平生以館穀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謂受人館穀疎於訓課冥司謂無功竊祿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尊利人修脯誤人子弟譴責亦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卽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寤竟不起臨沒舉以戒

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秀才之名最美自兩漢即重之然彼時已有舉秀才不知書之譌今世俗乃有窮秀才之號不知始於何時何地吾友謝退谷金鑾最惡此稱嘗論之曰秀才至不窮者也爲聖爲賢爲卿爲相皆秀才分內之事即降而下之進亦可望一官半職退尚可以學術名於鄉里何窮之有然今之秀才實有窮者不悅詩書不務講求則其學窮不飭廉隅不羞苟得則其行窮只一貧字終日戚戚則其志窮百無一能則其術窮四者皆備可謂眞窮也已又何尤焉

余嘗受業於外舅鄭蘇年先生光策乾隆庚子科吾鄉名進士也每聞同人問為學之方先生必還叩以所志何事以為必志定而後學者有入手之路教者有下手之方迄今四十餘年同門中人才輩出而回憶當日情事某某所言何志先生因材而施後來所成就亦各不甚相遠惟無志可言者遂竟至無成思之輒為汗下昔朱子有言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只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先賢先師之言豈欺我哉

列子言貧者士之常後漢孔嵩則言貧者士之宜余謂常

字可絕人妄心宜字更引人入勝孫夏峯奇逢曰一友自敘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寶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送迎此日閒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閒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聞警卽行省得攜帶旣無贍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己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蔬食簞瓢嫡派也

太上感應篇云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抱朴子微言云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語又言身中有三尸鬼神之屬也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

日也小者奪算筭者三日也吾未能審此事之有無然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須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妒勝己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若乃憎善好煞口是心非背聞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

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
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尅賢者誅戮降
伏謗訕聖賢殘傷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獠獵詈
罵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
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
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尩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
害不公不平淫泆傾斜淩虐孤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好
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
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

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以不淸潔飮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眞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塡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若以漏脯充饑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

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之人以解之按此皆六朝以前道家之言可與儒家相表裡而鄭康成箋詩氓之章有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孔冲遠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則漢唐大儒之言載在經典列在學宮矣

退菴隨筆卷一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二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交際

呂新吾謂友道極有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而正言不入惟朋友者朝夕相與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

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若言語戲媟樽俎嫗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賢奸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

朱子戒子書云交游之間最宜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非者損友也以此求之百不失一但恐自己偏僻卑汚不能克己從善則益友不期疎而日遠損友不期親而日近此須痛加檢

黠而切革之不可荏苒漸習日趨於小人之域也

皇甫持正作韓公墓志云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生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恢笑嘯歌使皆樂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巨人者矣夫以韓公自命之高幾於壁立千仞人之望之至如泰山北斗而其樂易乃如此後之君子非有公之名德而輒以盛氣凌人徒見其不知量矣

李習之問一禪師如何是黑風吹船飄墮羅刹鬼國師曰

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李怒形於色師笑曰卽此便是黑風飄墮鬼國也調心之難如此王巖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平常事蓋幾於犯而不校者矣

司馬溫公曰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日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於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旣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切

不可指其隱諱之事暴其祖父之非

周海門曰應酬時有一大病每於事前疎忽事後檢點檢點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檢點心放在事前省得檢點又省得悔吝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昏懦甚矣

黃陶菴曰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

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再敗知其不法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古人愼交不輕許與如此

又曰魏陳元方在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顱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安可以己所不安而移

於人乎宋司馬温公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病若售者須先語之老兵笑其拙噫此卽釋氏所謂直心道場也

又曰司馬文正公嘗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以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必嶄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既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諡之於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則拚人嫌怪可耳

又曰周茂叔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讒言臨之甚

戚茂叔處之超然通判虔州趙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簽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寗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魏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夫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勸之以學而遂爲憾度量相越如是蓋涵蓄深沉此濂溪之所以

自得也剛褊躁露此判公之所以速敗也

又曰范文正公讀書南都時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廚食饋公旣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以盤餐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夫此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以口腹累人君子所不居也二賢之意葢有在矣

又曰趙康靖公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復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生平誥敕而文忠不知也范景仁與趙閱道同爲御史以論公事有隙熙甯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鎭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夫爲德於人而必使人知之與必施諸其所嘗受德之人淺淺之乎爲丈夫耳古人於君父之前進退

榮辱之際而能平心愛惡若此眞學道之功也
又曰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語人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餘積十餘年未常少廢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座下足杌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蹷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時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爲唯在乎常久而已按此卽儒者之仁術釋氏之方便隨時可行隨人可行隨地可行但不宜以此望報耳望報則與世俗無異矣
呂新吾曰與禽獸奚擇於禽獸何難此是孟子大排遣初

愛敬人時就安排這念頭再不生氣余因攟充排遣橫逆之法又有十焉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容德乃大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其人之頑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且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忍於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爲太史公曰無棄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自昧其天

而責我無己公論自明可付之不辯古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關彼欲難盈安心以待之緘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胯下古人云身愈詘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畀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而解或久搆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爲弟子而有桓魋豈非命邪十曰外寗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必懼

患防危長慮卻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三自反後君子之存心猶如此彼愛人不親禮人不答而遽怒與夫不愛人不敬人而望人之愛敬己其去橫逆能幾何哉

又曰伯夷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何不告之使正柳下惠見袒裼裸裎而由由與偕何不告之使衣此孟子所以云君子不由也

又曰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五人

共一事互相濟則事無不成互有主則事無不敗仁者欲寬義者欲嚴智者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文事何以成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歷觀往事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亡人國家釀成禍變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然則何如曰勢不可均勢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行其胸臆三軍之士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定斷何意見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又曰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賢亦無如之何

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則所全多矣

又曰聖賢處世離一温厚不得故曰親民曰泛愛曰愛人曰容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豈弟曰樂只若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呆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輔世長民之才也

朱竹垞（彝尊）與友書云比聞足下授徒某氏主人有音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於書塾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

惟自審其分斯無不自得矣娶妻而納采儷皮纔用可也至買妾有費百金者若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愈高歌板師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貓以肉餵犬於足下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足下若以此引去不知者將以爲飲食之人矣其可哉

顧亭林炎武曰君子將立言以垂後則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盍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

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所以爲聖之時也

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人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申鳬盟涵光荆園小語云士君子所至務使人人因我而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因我而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因我而不樂則視我如疾風苦雨黃香石曰此邵堯夫所以可愛非淟涊隨俗之謂也

吉人遺鐸中應物一門最多格言名論如云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又云以料事爲明便

駸駸入於逆詐億不信此念是刻薄關　又云凡事必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又云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次自然和平　又云言人過於君子之前何益言人過於小人之前有禍　又云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　又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又云富貴人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又云凡稠人中不可議人短長必有親厚者　又云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又云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

發於外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彰於外求之者衆矣　又云士人處世寗使人訝其不來毋使人厭其不去　又云人之病在好談其所長此等語皆至爲簡切足以動人所謂吉人之詞也

魏叔子日錄裏言中所論待人諸條有極警醒者如云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中出葢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裡局中想耳　又云嘲戲人自是

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莊語則戲者皆眞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戲語則眞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又云施恩之道有二一曰使已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內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已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又

云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誤打罵人人可同手同口若誤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彼無一毫驚覺寃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又云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疑親屬中如何便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豈不與路人等乎

鄭牟人梁曰孟子言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爲賢君之

恭以取於民有制爲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之言儉者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於人否則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嗇慳鄙則恐無以爲生若此者人皆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莫儉若也豈孟子之所謂儉哉

謙固受益然謙不中禮則所損亦多在上者有不中禮之

謙必至於亂名分紊紀綱在下者有不中禮之謙必至於取賤辱喪氣節故聖人明告人以恭而無禮則勞又曰巧言令色足恭某亦恥之

紀文達師曰門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者每盛氣凌轢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爲茍道德無愧於聖賢雖王侯擁篲不能榮雖胥靡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爲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卽辱輿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

歟守愚曰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岸不立益為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為客氣不待辨即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即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為更貧奴隸較君為更賤羣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手書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論矣

海寗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

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誨門人曰得意時毋太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口則賢者或未能夫快口豈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曠達之語其招禍甚於怨尤也

楊忠愍繼盛訓子云凡與人相處第一要謙恭誠實同人做事勿辭勞苦偷安同人飲食勿貪多不讓同人行路勿棄伴不顧同人寢臥勿佔好床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恕人勿使人恕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仇於我則終

身不計見人之善則稱揚不已聞人之惡則絕口不言覺人之詐防之而不宣諸口有人向汝說某人感汝之恩則曰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汝說某人訕謗汝則曰他與我最相好則恨者聞之其怨自解汝不如人則恭敬而求教不可掩飾護短人不如汝則謙和而遜讓不可鄙薄逞長則無怨尤矣按公忠義之氣直薄雲霄而體會人情乃復如是蓋眞君子未有不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也

凡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昔邵

伯溫讀文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可興乎因著論駁之以爲孔明雖不死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見之怒曰使汝如武侯尚不可妄論何況萬萬不及乎古人立心忠厚雖論古亦不輕易如此其於同時人可知矣猶憶余十五六歲時輒詆林西仲之古文析義方伯海之文選集成蒲二田之讀杜必解爲兎園册先大夫痛斥之曰待汝將古文析義中文字篇篇熟在胸中又將文選杜詩皆全部熟讀尚未可輕議前人何況汝萬萬不能而先學此輕薄言談何濟於事余爲惕然汗下至今思之猶有餘慙也

所貴乎友者固在乎遏惡而亦在乎揚善昔子路問於孔子曰今有人躬耕竭力以養其父母甘旨未嘗有缺而孝名不彰者何也子曰或者其心之不誠歟辭之不順歟色之不悅歟若三者不闕而名不彰者則友不爲宣之也夫人雖有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能也故內行不修則身之罪也內行己修而名不彰者則友之罪也友也者所以遏惡揚善而成其名者也按古今之論友道者皆主切偲然必兼此說而義乃備故太史公亦云懷才抱奇之士非附靑雲之友烏能施聲名於後世哉

里諺有仁義莫交財交財仁義絕之語雖是爲下等人說法實痛切乎其言之也凡交際不能免交財但總以分明爲要義昔管仲分財多自與而鮑叔不以爲貪人多援此籍口然必有管仲之才而適逢鮑叔之識方克全交否則鮮有不招嫌隙矣劉向說苑云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可託財者僅屬下士然則不可託財者是下士之不若矣豈非恥哉

魏叔子曰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處卽是自己做學問處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

可疎略要謹愼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中原不可疎傲若能體認此理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即日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見煩勞矣余自外官所歷皆極煩劇衝要之區過客如織每以應接爲苦嘗見任城節相孫寄圃公玉庭終日款客不疲心竊疑之公曰我辦事只在朝夕常極案牘之疲其中間款客正藉以爲將息之地故轉不覺其苦後謁襄平節相蔣礪堂公攸銛亦曰坐披案牘靜象也而必受之以動否則昏沈欲睡矣日勤應接動象也而必受之以靜否則內外交疲矣此皆閱歷有得之言然尚

不如魏叔子之歸於學問爲有味也

黎愧曾士宏曰人有一點之怨於我我必欲報而曾不思人欲報我之怨者不知其幾也我有一點之恩於人便欲人報我而曾不思我未報人之恩不知其幾也按人能常體會此言自可以收懲忿窒慾之益凡可以招人之怨者皆不肯爲凡可以受人之恩者益知所愼矣

方靈皋苞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

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
賃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
而飲食必精燕遊惟便縫紝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
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葢以母之
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幼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
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
然無虞葢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而刦辱繫虜
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縉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
感召天道之乘除葢有確然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儆衣

粗食頗能内外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
甚懼焉恐不幸而言之中也
邱秀瑞嘉穗曰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
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子者亦
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實窮於天也若如今人以
奴若婢而制之終身使不得配偶則是始而孤繼而鰥且
寡而終於爲獨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爲
使也悲夫悲夫竊謂今日居民上者宜設爲厲禁令奴婢
年二十以上皆爲配偶然後得役否則奴聽其自去之毋

得責以贖身婢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禮如是而不之聽許奴婢自陳於官而約長爲之舉首則有常刑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然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咸得以自遂其生於天地之間而爲本主者亦不至肆爲刻薄賊人之子以干神怒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已

陶南村宗儀輟耕錄云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僱一僕選一能應對嫻禮節者進御之曰特欲老實耳復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

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卽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蔣礪堂節相每語人曰京官不必擇僕若外官則才勝於我者斷不可用亦此意也

凡驟遇非常之人必須有定識定力昔蘇文忠公官某地時夜夢爲虎所扼傍一僧揮袖障之而去及旦卽遇此僧揖曰夜來驚未定乎公遽令收之卽遁去此見公之定識定力矣紀文達師亦言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

禮曰相別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 齋平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共飯問其年解囊出一 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遽納之囊中曰公疑我不必再言食未畢而去公嘗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爲此輩所誤自眞仙眞佛吾寧交臂失之此亦蘇文忠識力也

孟瓶菴師曰一人朝夕饘粥月得一金直錢一千可以不饑省一僕之食并工資計之歲可育二人省一美衣之費歲可育一人省宴會之費五六次歲可育一人省年節慶賀之費五六次歲可育一人即此可以類推然此乃僕躬

措大打算耳若有力者省得一事便可周給數十人也又曰我輩力不能濟人都須爲人所倚賴斗粟尺布皆可以自盡其心　又曰以喜慶事來求助者不妨從省喪葬事必須從厚孔子脫驂非力有餘者也　又曰先君子一生嚴毅而僕婢亦能知恩不肯頗事周旋而戚友猶多未諒此葉福清所謂自顧生平不如祖父遠甚者也

魏叔子師友行輩議云師者師其德友者友其義以德義爲名分故兄弟子孫行輩非如族姓姻戚之有一定可遞推也古者師友無服義無一定故不可以制服知服之不

可制則知行輩之不可遞推爲合禮義矣請言其例德業之師以父道事之師之父尊其稱曰祖師之妻尊其稱曰母此名之不可殺者也至所以事之之禮則不盡如祖與母也其父有名德而妻賢齒且長以祖與母事之可也不然則奉以名焉可已師之至親伯叔兄師俯然爲子弟吾不可以雁行也非名德宜自居於後進師之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曰師伯叔者俗人之稱也何也師之弟有可以爲吾弟子者則分非一定也師之子以兄弟禮之常也然師有以門人爲其子師者故學與齒相去也遠而

師視其門人如至友則師之子可事以父執有初友而後為師弟者有本為師弟而情義實如朋友者師之子隅坐隨行拜跪當如通家子禮但以伯叔姪稱呼則不可以先後輩可也

漢昭烈謂後主汝事丞相從事當如事父是君臣且然矣同立一師之門有先輩焉有後輩焉其禮不可班也父與子師與門人可共進而師一人門人之子於師之子為後進常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故曰師也者師其德友也者友其義非德非義苟非名分之必不可移則不可以遽推吾友之子以吾為父執不可移者也故友之孫視吾子為前輩常也而齒與學相等則雁行可也友之子與

吾子不徒以通家爲兄弟而自爲兄弟其孫與吾子雖齒學等而雁行不可也友之中有可以兄視其父而弟視其子者父友之子亦友之古人所謂羣紀之間也交親如兄弟者則不可必視其始交或父其子或子其子不可移也此其大較也父之友或視爲兄弟或同齒同學出入同友善則皆可以伯叔禮之今夫伯叔之服自期至緦以下其親疎固有殺也故父之友有事之如親伯叔父者有如從再從以下者有僅奉之以其名者余少於前輩甚重伯叔之名或不得已循其禮焉而心慚則過也

古人見通家尊長有八拜之禮北窗炙輠錄載張安道年德俱高有孫延嗣爲鄰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君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姪然前輩受拜各自不同呂原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荆公溫公始答拜至與其人通寒溫叙父兄交契訖再拜始不答如此則受半禮矣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元章曰忝冢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之禮不同如此以予意觀之荆公溫公最爲中制云云按此禮不可行於今久矣然分居卑幼者正

不可不知此理也

凡朋友契闊之餘必藉尺書以通情欵嘗見有深交密契一分手而音問缺如者非必其惄也語長心鄭重勢必難於下筆乃至因循愈久則愈難發付以迄於無者昔歐陽公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云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别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别時屢邀聖俞語雖書

者於朋友閒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旣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耶生平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尚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翅饑渴故不得不忉忉也此書非特曲盡

情事而當時朋友眞切之意亦可風矣
名柬稱謂京官有舊式可循外官有憲綱可守不容率意爲之凡在籍進士舉貢生監謁太守以上官俱應手板直書進士某舉人某惟五品以上之封翁及各衙門幕友可用名柬稱晚生余官吳中時有部下士以後進小生名柬進謁者余曾面斥之冬夜箋記載明人往來名刺親戚則寫眷世交則寫通家年誼則寫年家後則無論有無科第俱寫年家矣分甘餘話又載順治中社事盛行京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稱盟者楊雍建疏言之部議飭禁遂止不

行近則無不用年家眷三字矣有人戲爲詞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按今惟翰林前後輩交拜通用年家眷字外省則大府拜知府以下屬員間用年家眷弟字此外則多從簡從謙若率意爲之鮮不貽笑柄者矣明人小說載正德中一大臣謁劉瑾刺稱門下小厮嘉靖中一儀部謁翊國公刺稱渺渺小學生又有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面門生者

翰林名柬例用大字而過大則有倨侮之譏湧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余在姚畫溪公家見公座主王槐野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

單帖稱年侍生與槐野字略相等可見前輩謹樸據此則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按前明言字大不過云幾等亞卿而今則有過於正卿上公者近有新庶常來謁名片每字將方寸半余篋中適存曹儷笙太傅及英煦齋師舊名片較新庶常字尚縮小十分之三因憶湧幢小品中又載職方王偉嘲一御史名片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後王偉晉兵部侍郎有客賀曰大名今屬公矣又自嘲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烟不識羞後二語正堪爲今人寫照也（詞林典故載故）

事書柬大學士自簡端書起掌院而下以次遞降逮及庶常大約於柬之中半高數指寫起然自余入京都所見大學士柬並無自簡端書起者大約皆就中半高一二指

茶餘客話云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兩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尚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虎坊雜識云翰林拜前輩用白柬或謂自明張江陵掌院始時方奪情起用也此不知出於何書又嘗聞謝薌泉前

輩 振定 言凡編檢拜庶常前輩因散館改官者即改用紅柬惟後官至內閣學士及布政使者則仍用白柬謂之還魂此語亦不知何所本俟更考之

今人與人往來書函以署名爲敬稱字爲簡是也然在古人卻不甚拘古人凡相與言及書帖詩文中多自稱其字不定稱名顧亭林日知錄歷舉十餘事爲證而不止乎此也伊尹名摯而自稱尹躬見禮緇衣衞將軍文子名木而自稱彌牟見禮檀弓祭公自稱謀父 韋昭以謀父爲祭公字 見周書項籍自稱羽見史記項本紀狐偃自稱犯見史記晉世家

閔貢自稱仲叔見後漢書八十三此自古人之脫略今人不宜效之詩巷伯疏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

滿洲書名多不繫姓今公私稱謂書札往來皆但取首一字此固有所本也白香山代朱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稱論公麾下虞道園正心堂記稱忙哥帖木耳爲忙侯近錢竹汀金石文跋尾續載至正二十二年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稱鐵穆爾普華爲鐵侯蓋截取首一字以代姓而其本姓自在乃今人竟以首字爲姓而以其下數字爲名仿漢人單稱名之例如論結都離稱結都離忙哥

帖木耳稱哥帖木耳則於文理不可通矣此滿洲人所了然於心而漢人多不解其故所當正告之也

今人動言老人有十反初以爲流俗之論而不知其起於宋人周子充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郭功父嘗言老人有十拗謂不記近事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事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也憶孟瓶菴師爪棚避暑錄中亦載有數事如魏志王肅傳評云王肅亮直多聞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

佞已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三反也世說郗超有三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一也治身清貞大修計較二也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也唐詩紀事云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陞進好文章憎人才華性貪濁憎人受賂此皆性有所偏瑕瑜不掩者也若東坡論徐仲車云仲車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恠而放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明楊文懿語徐詹事云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不數合而樂與

客譙行不能里許而好遊近見龔進士景瀚爲其考厚齋先生作行狀述雲南驛鹽道沈公榮昌之言曰汝父一生有三反慷慨喜功名而恥干謁下於己者煦煦相歡暱而不喜事權貴人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而錙銖之入動色相戒如是之反又何礙其爲正人君子哉

退菴隨筆卷二

南海曾釗校